

永远的绿皮火车

陈建兴

傍晚，再次坐上去往井冈山的绿皮火车，这是一趟一路摇晃和杂响的火车。在夜幕降临睡意袭来之余，摇晃似乎要将我推入朦胧，杂响又似乎要将我拉回。瞬间，脑子里涌出了无数绿皮车的回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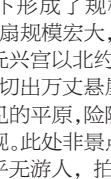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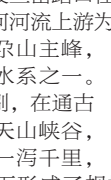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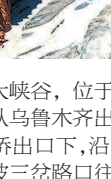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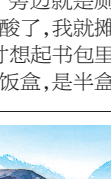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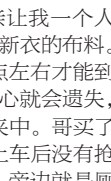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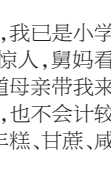
童年，我经常跟着母亲去杭州娘舅家。母亲出行，总是手提肩扛着大包小裹。当拉着响笛的绿皮火车悠悠地驶进车站，此时，人们争先恐后地向车门涌去，母亲在前面左突右闪，我则紧紧拉着母亲的衣角不放，好歹挤上了车。那时的火车都是不对号的硬座，上了车各自抢位子。没座位的时候，母亲会挽着我，一节一节车厢一个个位子找过去，询问人家在什么站下车，如果恰逢人家在前方车站下车时，母亲万分惊喜，不时与人搭话，等待着火车到站。记得有一次是坐夜车，从上海西站到嘉兴站，沿途没有一个人下车，母亲与我只好在走道上铺几张报纸坐了下来。刚坐了一会儿，卖商品的小推车过来了，“让一让、让一让”，我烟只好起身。如此往来几回，母亲与我索性站了起来。烟味、酒味、汗味、臭味、蒜味充斥着车厢，小孩的哭闹声、大人的喊叫声，睡着的人的鼻鼾声，打牌声也是不绝于耳。

绿皮火车的窗户是很笨重的框窗，很费力才能打开，我很是喜欢伸出头去看看窗外的风景。江南烟雨朦胧的景色常让我凝神，母亲催促我关窗的“命令”，时常被我当作“耳边风”，直到母亲的“毛栗子”敲上来，我才依依不舍地落下窗来。我最喜欢的是火车经停在站台的那段时间。站台上卖地方特产的小摊，打开车窗，小贩的篮子、托盘等递到窗前，嘉兴粽子、花生果、瓜子、山芋、茶叶蛋、米饼等，只要把钱递出去，就会送进来。琳琅满目的小吃让我馋得直咽口水。有时，我还会拿着母亲给我的零钱，快步下车去买吃的，一听到铃声则马上返回火车。火车一路行驶，我都盼着站站停靠。每年寒假，母亲总会带我去娘舅家，让我去娘舅家待上大半个月。那时，我已是小学六年级了，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量大得惊人，舅妈看到我沒有三大碗饭不会放下饭碗，才知道母亲带来我的用意。好在那时娘舅家算得上村中富户，也不会计较母亲的“算计”。回上海时，再拎些花生、年糕、甘蔗、咸鸡、猪肉回家，过年一半的菜肴也搞定了。

记得1971年冬天，我小学毕业，母亲让我一个人坐绿皮火车去娘舅家，为表姐结婚送去做新衣的布料。我早上六点上上海西站上车，要下午一点左右才能到杭州。火车票是一张很硬的硬卡，稍不当心就会遗失，母亲再三叮嘱我上车后把火车票藏到票夹中。哥买了一角一张的站台票把我送上了火车。我上车后没有抢到位子，只能站在两节车厢连接的地方，旁边就是厕所，气味刺鼻，呛人的味道实在不好受。脚酸了，我就摊开报纸坐在地上。火车过了新龙华站，我才想起书包里母亲为我准备的早饭，打开毛巾包着的铝饭盒，是半盒子干泡饭，上面盖着些什毛豆炒咸菜。可能是饿了，没扒几口就吃完了。看到旁边的人剥着白煮蛋，啃着大肉粽，我有点馋的，只好站起来面向车窗看着窗外匆匆而过的景象。火车到站，不时有衣着破旧、皮肤黝黑的农民挑着两只箩筐上车，眼神满是疲惫，坐在两只箩筐搁着的扁担上，不一会就瞌睡起来。

在娘舅家的日子是惬意的，春节到了，我拎着大包小包要回家了。都说站台是重逢和分离的地方，娘舅将我的行李搬上车厢后匆匆下车了，他站在站台上，我透过车厢玻璃窗向他挥手，他还是默默地注视着我，不时挥起他那双布满老茧的大手向我告别。火车缓缓动了起来，娘舅依然站在那里，不停地对我挥手，就在车速加快的那一刻，我突然发现，有两行热泪在我的眼眶里。

绿皮火车，满载着几代人的记忆，承载着一种抹不去的情怀。如今，人们出行都习惯了高铁，但若有机会，不妨呵，再乘一乘那依然悠悠走在祖国大地上的绿皮火车。



3月22日，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师彭士禄院士逝世，享年96岁。彭老生前和我曾有一个“期颐之约”，终成遗憾。

那是在欢度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的一个暖阳秋日，我和姐姐陪同老妈前去看望了彭士禄叔叔，他是我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中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

午后和煦的阳光洒满了房间，精神矍铄的彭叔叔已经坐在轮椅上等候我们了，满头浓密的白发梳理得一丝不苟。久别重逢的两位九旬老人一见面，就热情地打招呼、互致敬礼、握手，热烈的气氛，也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我赶紧拿出手机，抢拍了两张照片，记录下这一宝贵瞬间。

彭叔叔因为以前长年累月的超负荷工作，生活极不规律，人到中年，胃就被切除了3/4。随着年事已高，余胃功能尽失，医嘱严禁外出，长年闭门深居。令人欣慰的是，老爷子的身体、精神状况都保持得相当不错。

来前，我搜集整理了数十张记录我父母和彭叔叔夫妇往年欢聚时光的老照片，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这次也带了过来。当我们回忆起两家交往的悠悠往事时，从很多令人感动的细节中，更加体会到老一辈之间那种浓浓的化不开的情感纽带。沉浸在回忆中的彭叔叔，一边看着和我老妈的合影老照片，一边不觉动情地脱口而出：“这是贞静大姐啊！”接着，彭叔叔又深情回忆起了“玛莎”，也就是

几年前去世的夫人，“玛莎”是她的俄文名字，两人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留苏期间相识相知相恋的。

我问彭叔叔：“您今年多大岁数了？”老爷子呵呵一笑说：“还有6年，100岁！”接着又幽默地补充一句：“到100岁，我请客。”我们追问：“请我们吃什么？”老爷子不假思索地说：“你们点！吃大餐！”风趣而又干脆的回答，把我们逗得前仰后合。

正值国庆期间，彭叔叔和我老妈，各自佩戴上“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纪念章，留下了很有纪念意义的合影。

据彭叔叔的女儿彭浩说，在来医院看望老爷子的人当中，我老妈是最年长的一位，两位老人年纪相加达到189岁。我老妈年长一岁，流年似水，算起来，他们的姐弟情已历经六十余载。记得我小时候就常被老妈带到彭叔叔家玩耍，每次都能吃到厨艺了得的“玛莎”阿姨烧的满满一桌好吃的饭菜，那是我童年舌尖上的美妙记忆，至今难忘。

我是从小听着彭叔叔的故事长大的。他的一生堪称传奇。彭士禄叔叔是革命先烈彭湃之子，他4岁成为孤儿，8岁被捕入狱，在颠沛流离中，姓百家姓，吃百家饭，穿百家衣，14岁成为东江抗日纵队的小战士……新中国成立后，他成长为我国核动力科学家，造核潜艇、建核电站。他虽功勋卓著，却谦逊淡泊，始终怀着一颗对人民深深的感恩之心。

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



安集海大峡谷，位于安集海与奎屯之间，我们从乌鲁木齐出发走乌奎高速到峡谷中的光影皱褶。峡谷色彩丰富，有黄色、褐色、紫色、灰色和蓝色……我先用24-70头，后来换成14-24头，这幅照片就是使用我习惯用的尼康AF24-70/f2.8头拍摄，用灰渐变镜来压低天空，使远处的山脉多些层次，利用峡谷的S形走向的河床来构图，使画面不显得呆板。后期制作中降低些照片的反差，使得反差得到平衡些。再强调色彩的饱和度，使画面中的色彩更加鲜艳。

七夕会

侯伟荣

摄影不仅是对美景的呈现和复制，更是内心的一种表达，是对自然的理解和交流。通过心灵对大自然的关照，这样才能把大自然的美丽、壮观、宏伟的画面呈现出来，让更多的人享受大自然的千姿百态。

我到这里时，已经是下午1点多



磨菜刀啰……一晃30多年过去了，这曾经时常回响在老弄堂的吆喝，似乎成了都市绝唱。上海剩下的老弄堂也不多了，新小区的入门磨刀人进不去。当年的磨刀人好像成了“复退军人”，哪里来回哪里去。好在回到脱贫的家乡，生计是不用担心了。

3月初的一天，我在小区大门外，遇见了久违的磨刀人。他坐在长板凳上，用力地磨一把菜刀。那张脸虽陌生但似曾见过。我走近他，他抬头问我，磨刀吗？磨一把多少钱？他说10块。家里的菜刀有点钝了，是想磨一磨。那就快点拿来。天上下着几点小雨，天色也有点晚了，转身回家取了菜刀。边磨边聊，得知磨刀人今年71岁，山东临汾人，30年前来到上海磨刀，那时磨一把菜刀5毛钱。租房也便宜，早饭大饼油条1角钱。也吃阳春面、生煎馒头，生活过得不错。每月寄点钱回老家，家里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家乡人以为我在上海张小泉刀剪店干活呢，是在上海打工的老乡瞎传的。磨刀人嘛，是去过南京路的张小泉店，上海老字号很有名气的。磨刀匠向老字号学习，俺也有了“快刀老胡”的评价呢。他上海话说得蛮好的，突然夹了一个北方人说的俺字，无疑显得有些得意。或许这也是他的一种获得感吧。

三百六十行有磨刀一行。如今磨刀人留城的非常少了，老胡是个独行者。他住在江桥，离我住的曹杨很远。至少在方圆10里地上，我没有见到过第二个磨刀

我们起身告辞时，彭叔叔坚持要送我们到电梯口，挥手告别之际，老爷子擦拭了一下眼角悄然渗出的泪水，流露出依依惜别之情。是啊，两位奔百老人，体弱多病行动不便，很难再像从前那样常来常往，见上一面，实属不易。

归途上，我已开始期待那个约定的日子，参加彭叔叔期颐之寿的生日宴。可是，天不遂人愿，96岁的彭叔叔静静地走了，期颐之约终成遗憾。但可以告慰他老人家的是：这盛世，如您所愿。

“应接尽接”

钱天铃

接种新冠疫苗开始后，有的媒体在报道中，把“应该接种的人全部接种”简述为“应接尽接”。这是错的。“接种”是个偏正词组，中心词是“种”。同理，果树嫁接可说“应接尽接”，不能说“应嫁尽嫁”；姑娘们出嫁可说“应嫁尽嫁”，不能说“应出尽出”。正确的说法是：“应种尽种”。就如以前预防天花接种牛痘，可说“种牛痘”，不能说“接牛痘”。

人间四月天，走进蓬莱公园，腾苍亭附近，见一大片乔木上开满了密密的深红色的小花，远望一片灿烂；近望，原来是“蚊母树”，它们在春天热烈地绽放了。见到这么大片几十棵蚊母树，而且还开满了花朵，这是第一次，让人惊叹。蚊母树下，一对母女走过，女儿对母亲说：“这树开满了花，真漂亮。”母亲对女儿说：“每年都来看它开花，就是不闻芳名。”

早先是在工作的华山医院后花园偶遇蚊母树的。那年秋天，母亲在华山医院治病，带她去到华山花园，就在大草坪旁，两棵两米多高常年碧绿的乔木，树上结满了淡咖啡色的梭形果实，一串串，一簇簇地在阳光下，默默地闪着金色的光芒。从此认识了蚊母树，工作之余常常在

人。我问老胡，你磨刀每月能挣多少钱呀？别留下你这个忘了统计的贫困户哟。老胡说我怎么会是贫困户呢。一个月磨刀好几百把，一把10元。那些菜场卖肉的大刀，磨一把还要贵一点。这里周边的菜场很多，既方便于居民，也是我磨刀挣钱的商机。不过这几天挣得少了一点，社区开展两次公益活动，让我参加为居民磨刀。钱少赚点没关系，但不能忘了雷锋精神。不过街道蛮好的，会给我补贴一点。其实不补贴也无所谓。我听了不由对老胡产生了敬意。

我的双立人菜刀磨好了。老胡说这种外国牌子的刀比较难磨，到专卖店去磨一把，至少比我磨的价钱翻倍都不止。我给了老胡15元，他说不要这么多，讲好10元就收10元。那谢谢你了！雨下的有点大了，我劝老胡快回家吧。他说再等一会儿，有个阿姨说好要来磨刀的，20分钟过去了也没来。他又说自己凡外出磨刀，总是带着一顶大雨伞的，以防天有不测风云。我一看，那顶伞绑在他的自行车横梁上。

老胡自谋生路，看得出30年来他是兢兢业业地在磨刀，一把都不马虎。他没有单位也没有组织，谈不上评什么“某某工匠”或“先进分子”。他也不在乎这点，说口碑好就行了。过去磨刀他是为了谋生，现在磨刀他是为了快乐。虽然年纪大了，但劳动养成的惯性，使他觉得那一天不磨刀，就浑身不舒服。我告别老胡，他还在雨中等待那个要磨刀的上海阿姨。



清明时节，想起一些哀悼英烈的挽联，试举几例，寄托哀思，以志纪念。

1932年，宋庆龄、鲁迅、蔡元培领衔，杨铨（杏佛）任副会长兼总干事，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触痛国民党法西斯统治。次年6月18日，杨铨遭特务暗杀。进步人士举行追悼，出殡行列一副辞情并茂挽联：当群租而立，扑击竟以丧君，一瞑有余悲，乱阻何时？国无宁日；顾二雏在前，鞠养还责我，千回思往事，生离欣泣，死别声还哀。此联由杨铨前妻赵志道所撰，大义凛然，怒斥国民党特务罪行，表现出一个血性女子无穷胆略，又以慈母之心，担起抚养遗孤之重任。

左权，曾任红五军团十五军军长、红一军团参谋长、代理军团长。抗战时，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前方总部参谋长。1942年5月25日，在辽县（今左权县）指挥总部转移时牺牲。谢觉哉作挽：鞠躬尽瘁，而后已；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赖传珠、曾山挽联：茅山忠骨未寒，漳河水浪又起，敌后斗争艰苦，吾党著英，于斯尽瘁；世界酣战方殷，中华民心益奋，沙场义愤填膺，真理文明，昭然彰著。

1946年4月8日，王若飞等13人自重庆飞往延安时遇难，举国哀悼。中共中央重庆西南情报处密电延安挽联：博济群伦，挺身为民主，惊传凶讯增悲恸；发扬民主，飞楫载和平，岂意黑茶赋贼魂。联中博、挺、发、飞，分别嵌入博古、叶挺、邓发、王若飞烈士之名，构思精巧，匠心独运。

1949年4月1日，南京发生“四·一血案”。中央大学举行追悼会，会场一副“无字联”：？ ？ ？ ？ ！ ！！ ！！。无字胜有字，控诉国民党政府暴行，表达血债血偿决心。23天后，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了南京。

建党百年，建国伟业，无数英烈倒在前进路上。英烈不朽，千古留名，激励中国儿女面对苦难，挺起脊梁，奋起抗争，以百折不挠之精神，作气壮山河之抗争，写可歌可泣之诗篇。

树下雨连。

“簇簇米心几度红，春光片染翠馨浓。”蚊母树又名“米心树”，金缕梅科蚊母树属中乔木，产于我国和日本。因树上生虫瘿故名“蚊母”。它四季常绿，经冬不凋，春日开细花，秋天结密果，而且有像蜗牛一样的触角，非常奇特和顽强。其树根为中药材，可煎汤内服治水肿。

诗人席慕蓉的诗《一棵开花的树》写道：“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求佛让我结一段尘缘/佛於是把我化做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清明时节，米心树下，望着一树花开，想着那对母女的对话，不由也思念起自己已故的双亲。女儿愿化作一棵树，长在双亲必经的路旁。

汪洁

挽联悼英烈

钱水根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